



世界经典童话珍藏文库

格林 童话全集

格林 童话全集

世界经典童话
珍藏文库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格林兄弟传

论童话及童话之研究

倭尔加斯特

当格氏兄弟，雅各和威廉，一八二九年由加塞尔移居到相距三十八公里的哥丁根，由黑森转职到汉诺威的时候，雅各在他就职演说词上，谈到恋乡病。他是说他心里的经验，并且也是代他弟弟说的。这两个人的研究包括世界，惯于把现代和远古合冶于一炉。但是他们的心情，总是挂念佛尔达和美因两河中间的一块小地方。八年之后，雅各由幸福的学者的生活逃出汉诺威王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觉得非常思念我故乡的一切特征，就是它的毛病和缺点也感动我。”威廉的儿子赫尔曼说：“我的父亲和伯父觉得在哥丁根离他们的祖国非常之远，雅各安慰自己道：“两处总算是被天上同一星宿照看。”这种故乡的感觉，对于格氏兄弟爱研究隐微和细小的事的倾向，有密切的关系。雅各说：“我一集中思想，料理工作，便转向到研究德国隐微的，实在被蔑视的状况和特点。”这样一种心情，对于完成一种终身事业，如格氏兄弟所做的，是必须的。尤其是家庭和儿童童话的收集与文学研究，必须深爱故乡和尊重人民心灵极微的冲动，才能成功，才能有这种开山创作的成绩。

格氏家庭自从十七世纪以来，就在黑森居住。这也是格氏兄弟本性的一种特点，至赫尔曼尤甚，他喜欢骄傲地瞻顾他家庭的过去。曾祖是哈楠；祖父是斯泰楠的宗教改良牧题；父亲是哈楠候选的书记，后于一七九一年做斯泰楠的裁判官。雅各于一七八五年正月四日，威廉于一七八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降生于哈楠。他们在哈楠已经共同从一个法文教员授课。一个姑母为他们启蒙。外祖父文牍主任齐麦尔，是个温恭和气的人，对于小孩们也有善良的影响。斯泰楠地方可爱的风景，亦有影响于他们易受感动的性情。他们兄弟两人屡次在草原谷中和丘陵上逛游，这种对于自然和寂寞散步的爱好，他们终身都是一样。他们成人以后，喜欢在散步的时候，带一些花叶回家，夹到他们书里面，记着寻到的地点和日期。所以他们在小孩时代，就有早现的收集欲，带些昆虫和蝴蝶回家，把它们描画下来。这种绘画早已现出了共同特性，这个倾向在他们的弟弟路易身上，发展成功了些有名的，令人称赞的美术作品。兄弟二人在他们儿时的回忆中，说他父亲的话不多。雅各说：“他是个极爱工作，有秩序可爱的人。”他在雅各——最大的孩子——九岁的时候逝世。关于母亲他有最大的敬意。雅各自从父亲死的时候起，就自视家庭的头脑，但是她生存着的时候，关于各种家事还是取决于她，威廉后来说：“我心中对于母亲的爱，现在——她死了二十年之后，——尚未减少，梦寐往往引我到她那里去，她和她晚年一样，大半坐在一办事桌前面的小地毯上，伸着那个细瘦而温和的手给我，问我为什么好久没有到她那里去。”

一七九八年的秋天，兄弟二人到加塞尔进中学。一个大姨母，选候夫人的侍婢，在那里照顾他们，不然，那母亲的些小遗产很难养活六个孩子。他们早已得着一种自立的生活。他们勤学的心思很大，也收集了各种标本，清爽地摘抄了些贵重的书籍。“因此，与那种自然的倾向结合，使他们无论研究什么，均以德国，黑森为出发点，以后仍以为归宿点。”（赫尔曼）威廉在加塞尔得了一种剧烈的喘症，半年没有出过房门。几年以后，又得了一种心脏病。一直到一八〇九年，他在哈楠请名医赖尔治疗后，方才痊愈，但是他终生都应该避免一切辛苦和旅行的事，与健康而强壮的雅各恰恰相反。

威廉因为疾病耽误了进大学。雅各在一八〇二年春季，已经上了他的前；他于一年后入样。这两兄弟在他们进大学的时候，才拿着一定的志向。他们为要学习法律，以便后来和父亲一样，为祖国在行政方面服务。于是去进马尔堡大学。当他们离开大学的，已经确定了终生研究日耳曼学的倾向。引导他们到这个方向去的是萨维尼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学者。兄弟二人都异口同声，说他唤醒了他们心中思想的生命和效力。威廉在他截至一八三〇年的自传里说：“他在讲义以外所提醒的，如明了历史观察的价值和一种求学的正当方法，是一种我不能估量的获得。若没有这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找得着一条正当的道路。”雅各说：“萨维尼的讲义给了我以巨大的感动，对于我终身和求学有深切的影响。”兄弟俩从他们的先生所学得的方法是归纳法，这是自然科学时代，唯一无二的合理方法。但是在那时候关于精

神科学研究方面，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。归纳法必须勤勉地搜集各个事实，把极细小极隐微的事物，加以严格的郑重的批评，以便由此渐渐得到一个普遍的认识。归纳法是一步一步向前进的，要从艰苦的路上去找目的地。它反对思想自由地飞驰，这在有旧越天才的个人，似乎是可不而获的。格氏兄弟是爱拘于细小的事的，这方法岂有不合他们的意呢？又他们爱祖国和家庭的非常之大，这种遇事加以历史观察，岂有不先得他们的同情呢？萨维尼把归纳方法和历史观察的价值，给他们开了眼界，他们拿来应用，在他们终生事业中得到极大的结果。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找着应用这种法和研究法的区域，也是应该归功于萨维尼的。萨维尼对于诗歌的兴味非常浓厚，因为格氏弟得到许可，去拜访他们尊敬的先生，所以又唤醒了培养了他们文学的倾向。关于这一层，威廉曾说：“他们启发了我们许多别的智识，又把他图书室里我们不认识的书借给我们到家里去看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他有时朗诵一点东西，如《威廉迈斯忒》歌德的小说的一段，或歌德的一首诗，那种温和的样子，现在还留在我脑筋里，好像是昨天才听见的。”他举出了《威廉迈斯忒》不是偶然的。这部著作是浪漫派的一部福音。萨维尼同浪漫派的人有极密切的关系。他在耶拿求学的旅行中，认识了浪漫派的一切特出人物。如希勒格兄弟，提克，或许也认识了阿尔宁，但尤其重要的是布柯他诺。当萨维尼到马尔堡当法律教授的时候，布柯他诺跟他一路。布氏的妹妹康尼公特后来成了萨维尼的夫人。年青的格氏兄弟，不久也被介绍到这样热烈的、充满浪漫精神的家庭中。雅各因为优美的法律论文，

吸引了他先生的注意，于是格氏兄弟借着这种交际的机会，把他们生来的羞层性质也免除了。

一八〇三年提克编的《符腾堡时代之情歌》出版。这本古代诗歌虽然缺乏文学史上精细的和学术的研究，但是它那使多数民众都能读的优美的形式，却可以抵消它的缺点。这时候德国的智识阶级，对于鉴赏早已过时代的文学，才第一次表同情。这本书是格氏兄弟研究古代德国文学的第一个暗示。尤其是雅各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感动。提克的序言，使他的眼光得了个研究学术的全新的区域。那时候布按他诺，已经觉醒地勤于收集，一定也影响格氏兄弟，或许他们现在已经在马尔堡附近收集民歌、童话和故事了。

格氏兄弟的文学倾向，因为雅各在巴黎住了八个月，更加坚固而强烈了。萨维尼于一八〇四年到巴黎去，预备做他的《中古罗马法律史》，他叫雅各和他一同去。他在空闲的时候，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看了许多中古时代的德国手迹。他把马内塞收集的情歌，抄了一些寄与威廉，教他同提克所编的对照。威廉要求他，在手迹中“寻找有价值，但无人注意的古代国诗歌。”这两兄弟感觉分离的疼，通信甚密。他们函商以后“再不分开”，总是住在一块。又从他们信中，可以看出造形美术。尤其是拉斐尔，利奥那多和提基安的造形美术，也唤起了雅各极大的同情。

一八〇五年十月，雅各从巴黎回来之后，兄弟二人去拜访母亲。她那时已移居到加塞尔去了。雅各在选候军事局找了一个位置。威廉因为身体衰弱，在家隐居。他们研究古代德文的举，渐渐十分浓厚了。

是现在到了法国人统治的时期了。雅各的职务越发累赘重要，因为他懂得法文，在不断的军队通过的时候极其忙碌。他终于辞去了职务，一年没有事做。但他在家里是头脑，加之威廉的状况又不见好，不得不设法维持生活。当时拿破仑封他的弟弟哲罗姆为德西法仑的国王。他因国务卿米勒的介绍，于一八〇八年去做哲罗姆私人图书馆馆，不久又做了参议。雅各说：“我不能讲国王的坏话，他待我总是和气而有礼貌。”这个位置的收入很多，工作甚少，所以雅各可以安静地做他的文学研究。但是祖国的状况确使他们兄弟难过，威廉说：“我们虽勉研究古代德文，也帮助战胜了那时代的压迫。时事和回到平安的学术生活的需要，都无疑无二地唤醒了那久已被忘的文学。可是我们不只是在过去中找安慰，自然也盼望这种研究，对于改变不幸的时代，亦有益处。”

一八〇七年的秋天，阿尔宁在加塞尔住了几星期。格氏兄弟在马尔堡的时候，屡次亲自看见这个勃兰登堡的贵人，萨维尼团体中，如何受人尊敬。他和布梭他诺新近出版的《儿童奇角》第一册，也是在他们爱研究的学术范围以内。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相同，发生了密切的友谊关系。《儿童奇角》第二、三册里面，有许多段是格氏兄弟从他们丰富的收集集中供给的。阿尔宁在致提克的一封信里面说，格氏“收集古代一切诗歌最为完全”。次年（一八〇八），阿尔宁移居到海得尔堡，布梭他诺已先去了，发行《隐士报》，登载格氏兄弟的文字。威廉在这里发表他初翻译的古代丹麦英雄诗歌。于是格氏兄弟在文学界上站着了地位。当威廉一八〇九年为疗病到哈勒的时候，乘机去访歌德。阿尔宁为他写了封介

绍信给歌德说：“我相信现在德国研究德国古代文学的一切人当中，没有一个像格氏兄弟忠实，精细，渊博和勤勉的。”威廉从歌德得到了极好的印象。他在自传里说：“我第一次进他的屋，上平坦舒适的楼梯，和那次描写着“敬礼”两字的地方，到他房间里，那种心情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以前屡次仔细地看见过他的各种画像，认是认得的，但是仍使我们惊讶，实际上还有一种艺术不能描写的势力。他对于研究古代文学的努力表示同情，并且愿意帮忙，譬如我以后借他的吹嘘，得去利用该处图书馆的一些手迹。我在威马尔——叔本华的母亲在那里也有一座华美而安适的屋子，宾客甚多，我亦被她惠待——的时候，还到歌德那里去了几次，我亲自看见了他本性的特点，听过他的谈话。我以为看见他本人，对于了解他的诗歌是非常有益的。他的诗歌也是那样极伟大、极纯洁和极高尚的“自然”的混合物，这是一个聪明人立刻就能认识而尊敬的。至于那种绝高个性的，特别的修养，其发展如何，我们只能有时猜其一二。他奇妙的眼光能唤起人们的信仰，但同时亦叫我们不敢接近他。”歌德是格氏兄弟心中永远的德国理想人物。他的诗歌和语言，是他们鉴赏艺术和研究哲学的一种无尽的源泉。

威廉回来之后，兄弟二人共同求学研究，过了几年安静而幸福的生活。等到法人统治时终了，这种无忧无的生活也终了。虽然如此，他对于法人退出的事，仍是欢欣鼓舞。选候回到他都城的那一天，是他们十分快乐的日子。他们的两个小弟弟，画家路易也在内，都同后备军去打伏。格氏兄弟预备印行奥·哈特曼著的《可怜的亨利》，发售预约，净赚

了一百九十四元，他们交给加塞的妇人会，做黑森自由军的服装费。雅各在法人退去的时候，已经在民族思想之下工作。他说道：“当战争逼近王国的时候，有道命令叫把加塞尔和威廉山的贵重的书籍包着送到法国去。我同布鲁基——哲罗姆的内阁秘书——到威廉山去，他特别注重铜版画集，我找出《黑森战史》和从三十年战争起的手迹汇编，内有古斯达夫·阿多夫，阿玛利亚·2依利萨白等人的亲笔，我说那是不重要的，它们便都没有被包着。那包了的东西，我于一八一四年才在巴黎看见，当时帮忙打包的是门房勒罗卜，现在仍由他交给我还与迭候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睁着一双大眼睛。”雅各在这时候就了黑森职务，当公使秘书。一八一四年新年里，伴黑森公使到同盟军大本营。在法国冬日远征的时候，一有空暇便去阅览手迹。他夏天回来，以后又因公赴维也纳会议。从一八一四年十月住到一八一五年六月。他在外交方面的工作，于他没有多大的兴趣。但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工作，却不断地进步。这时候他从远方与威廉通信极密。尤其使他非常满意的，是他在维也纳开始学斯拉夫语。他刚一回到加塞尔，正当同盟军第二次占有巴黎，他受普鲁士的命令，再往巴黎，去检查并收回法国人由普鲁士图书馆携去的一些手迹，这也如愿以偿了。

一八一五年，雅各回来以后，正要被派到法兰克福联邦会议的时候，他辞去了他在外交界的前程。威廉在他歌旅行时候，于一八一五年初，在加塞尔地方图书馆找了一个小位置。这时候恰恰出了副馆的缺，雅各去求得了。虽然薪水很少，可是格氏兄弟实在喜欢现在的位置。最重要的是他们

能够住在一块。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分开。雅各说：“从现在起，开始了我生平最安静，最勤奋，或许也是最有成绩的时代。”威廉本来应该得到副馆长的位置，但他宁愿同他的哥哥在一块，他说：“我们有这个幸福的时候，找到一项优美的教育事业，精细管理，且有机会研究并实行许多文学计划，这是可感谢的。”

格氏兄弟当法人的统治时代因发表了许多优越文字，在学术界的声名，已经有了基础。雅各除了许多论文外，还印了四十首古代西班牙史诗，威廉出版了所译的《丹麦英雄诗歌》，那中间有些他在一八〇九年已经念给歌德听过。一八一二年格氏兄弟人同发表两道古代德国诗《喜尔得布蓝歌》和《威索布洛内尔之祈祷》，一八一五年发表《可怜的亨利》和《古代厄达歌》。但是他们的名字所以能深刻于德国人民心里永世不朽的，却是由于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五年出版的《儿童和家庭童话》和——价值相差甚远的——《德国故事》（一八一六——一八一八）。当一八〇七阿尔宁向提克说，“收集古代一切诗歌最为完全”的时候，已经就说有童，他们大约从一八〇六年起就有意在收集了。有些是由兄弟二人自己儿时回忆得来的（第三本里所引之出处，麦因地方系指哈楠，京威地方系指斯泰楠。）大部分是他们在加塞尔友人威尔德和哈孙布鲁家里才做的，又加上从外面帕得波伦地方哈克特豪生家里寄来的，一八一二年阿尔宁又到加塞尔的时候，他又看见了格氏兄弟的各种收集；童话最令他满意，于是催促他们在当年内出一选本。关于这一层，格氏兄弟在第三版加入的致阿尔宁夫人献纳辞中曾经提过。童

话的效果很大。威廉在一八一五年已经能够说：“童话使人人都知道我们。”同年出第二本，新收集的共七十篇，第一本则有八十五篇。一八一九年增订改良再版，共计两册。第三册有学术上的附注，一八二二年出版。现在印的这个版本，增加到二百篇，一部是从这里和那里较好的换的，一部分是大加修改了的。这本书在德国文化上的效果，可以说只次于路得所翻译的《圣经》，这以后我们再来讨论。

至于那两本《德国故事》，约有六百篇，却没有同样的功效。在故事里不能自由想像，缺乏叙述自然流畅的语言。因为阅读故事，需要有历史的兴味，一部分也需要学者的兴味。第一册限于地方的故事，第二册限于历史的故事，只有故事诗未选。格氏兄弟第一次规定故事和童话的区别：那限于一定地方和历史上人物和事件的，叫做故事，反之毫无时间和地方限制的，叫做童话。

现在格氏兄弟的工作，虽然还在同一区域，可是分了方向。当威廉还在继续研究德国古代诗歌的时候，雅各的主要目标已经转向到语言的形式方面。雅各开始做他的主要著作，《德文文法》第一册形式学于一八一九年出版，得到学界热烈的欢迎。一八二九年完全修改再版。在这里叙述了丹麦名人刺斯克所草创，格氏用方式作成的“子音变更定律”，对于一切语言学上有极重大的意义。到了一八三七年还继续出了三册，讨论字的组织和句学。在这部文法里面还讨论了一些完全的新东西。他的意思不是在说明逻辑的系统，寻立语言的规则，却是在做一部日耳曼语的历史。他比较高德语，英语，斯干的那维亚语和德语在历史上各世纪的特

点，说明各种语言的进化。他指出这种进化是根据一定的定律进行的，有些语言的用法，似乎是无规则，不知那是语言在过去进化阶段上的残留物。当时已经有人称这部书是一部“语言自然进化史”，现在因为在自然科学上，也多用这字的原来意义，所以这话更为恰当。

雅各在加塞尔时代，还著了《德国古代法律》。谁能把卜耳曼上古时代法律关系上所用的语言名称，为法律家解得像雅各那样好呢？雅各喜欢在各地精神生活上，寻找原来的意义，日耳曼法律生活中有许多象征动作——有些甚至于存留到现在——使他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。

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一六年，格氏兄弟发行一种杂志，叫做《古代德国森林》。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他们自己作的。威廉对于德国英雄故事的广博研究，也在这里首先发表。中古时代凡关于自从民族迁移以来不绝流行的故事——如《栖格夫里》，《百伦的第特立喜》，《厄尔马内立喜》，《厄泽尔》等——的著作，他都收集到一块加以批评。一八二九年出版的《德国英雄诗歌》，便是由这种研究合成的。这本书可算是威廉的主要著作，对经柏隆根歌的研究，建立了一个基础。

格氏兄弟的声名和官职上的地位，却绝对不相称。薪水很少。雅各一年只有六百元，威廉只有三百元。因为一八二五年威廉和多罗塞亚·威尔德结婚后，（雅各终生未娶），兄弟二人还是财产公有地生活，日用甚是艰难。有一次上司要检查全部目录——共八十大册——的副本，虽然争了许多次，格氏兄弟仍不得不同馆长着手办理，于是用了“大约一年半的宝贵时光”去抄写。当馆长死了的时候，格氏兄弟没

有升级，馆长的缺被档房主兼任了，这是一种空前的侮辱，格氏兄弟既要名誉，又要爱乡，两心交战，终于应召到哥丁根去。选候把这两个最忠实的黑森产儿驱逐出境了。他说了几句奸猾的话：“格林先生们走了！重大的损失！他们没有为我做一点事！”这正足以表明他那个人和那个时代。

雅各在哥丁根除当德文和文学教授外，更做大学图书馆长，威廉做副馆长，以后也当教授。经济状况现在大大改良了。学术界的特出人物都欢迎他们。他们同日曼语学家伯纳克业已订交。不久他们又和历史家达尔，考古学家奥特夫里·米勒，神学家吕刻以及文学史家革飞努斯缔结友谊关系，他们时常围席而坐，肆意欢谈。此外，兄弟二人在他们公事之外，仍继续做他们沉静的研究工作。雅各完成了他的《文法》，他用《来印哈特兹》的书名，出版一种拉丁，中古德文和中古荷兰文动物故事诗集，又于一八三五年完成他的《德国神话》，此书根据德国人民传说信，故事和童话，一直追溯到黑暗时期，最初把德和北方神话严格分开。社累说虽然他这本书缺乏批评，但仍称它是一本有魔力的书。威廉招呼重印古代德国文学重要著作，出版格言诗《夫赖丹克之谦恭》，和故事《玫瑰园》。

不料这时候和青天霹雳一样，来了一个政治的变动。一八三七年威廉第四逝世，英国和汉诺威的共有君主取消了，英由维多利亚嗣位，汉诺威由昆布兰公爷伊伦斯特·奥古斯德登基。伊伦斯特·奥古斯德把议院解散，废止一八三三年宪法。他罢免一切照着宪法宣的官吏，要教根据一种变更的选举法选出的阶级国会，来制定一种新宪法。因为大学

应该选出一个委员，于是教授们发生了问题，即是否根据任意变更的基础，实行选举，赞成这种政变。大多数都屈服了。“七个正人的小旗”，拯救了德国教授在政治上的信用。达尔，各氏兄弟，革飞努斯，法律学家阿德勒喜特，东方学者厄发尔特和物理学家韦柏发表了一篇庄严的抗议书，反对这次政变，他们拒绝根据一八三三年国家基础法以外的基础去选举。国王撤去了“哥丁根七人”的职务，把达尔曼、革飞努斯和雅各立刻逐出国境，因为据说是他们三个人宣传的这抗议的事。害一人带着指定路程的护照，被遣到国外加塞尔去。威廉还在哥丁根住了九个月。雅各寄居在弟弟路易家里，做了《关于我的撤职》的一篇文，在德国未准付印。那篇文是自由独立思想的一种有价值的证据，结论道：“我一息尚存的时候，都要欢喜地办好了我做的事，我作了这种事，不但使我不配的工作没有损失，而且还有利益，我觉得很安尉。”

他们第二次住在加塞尔的时代，威廉发表了一些中古时代的诗歌，雅各于别种东西外，发表了他那《正当之判决》的头两册；那是考证十三世纪中德国农民的法律判决和法律布告，可算是他那部《德国古代法律》的补编，于德国法律史上有重大的意义。至于第二加塞尔时代的重要著作，却是现在决定编辑的《德国大字典》。为保障那被免职驱逐的哥丁根七人的生活费，由来比锡大学发起，和一般高尚心肠的人，组织了一个哥丁根会，聚集了很大的款项，几年后大家生活都了的时候，方才解散。来比锡的书商卡尔、来麦尔，是该会干事之一，还替格氏兄弟出了一个特别的计划，叫格

氏兄弟编纂一种德文字典，预先付报酬。经过几次商议之后，他们答应了。他们又同朋友斟酌，决定这本字典，应收罗自十六世纪以来德国著作家所用的一切字，按照字母顺序排列。雅各说：“在雷兴和薇兴时代还用的辞语和意义，现在已不和，更无论以前的了。但是我以为自从路得以来，一切美丽而有力量文字，在合式的时候还是可以再用。这本字典的功用和效果，应使著作家从此知道并学习这种完全应用语言的丰富。所以每个字都叙出它的历史。如字在中古高德语和上古高德语的形式，和现代语言和拉丁文同义的词语，尤其重要的是考证从菲沙特和路得到现在的字的第一次出现，各字意的一切变化，——这都是计划的详细情形，每个字都要这样做的。摩利慈·豪卜特在雅各纪念会上演说道：为要收集典故有八十八个学者帮格氏兄弟的忙，他们所供给要略纸条，达六十万以上。第一册到一八五二年才出版。雅各编了ABC三个字母，威廉了字母D，雅各后还编到Fucht那个字。这部著作，现在由一般学者照着格氏兄弟的意思，并注意各字在十九世纪的进化，继续编纂，现在才将近完成。

阿尔宁夫人，格氏兄弟忠实的女朋友，早已想替他们在柏林找个位置。太子腓特烈·威廉也同样向重要当局请求。一直到一八四〇年，他自己登基的时候，才实行他的愿望。一八四一年春季，格氏兄弟移居柏林，阿尔宁夫人，萨维尼，缪塞尼赫和拉克曼，都在那里热烈地欢迎他们；他们的薪俸共计三千元，他们的职务只是住在柏林，继续编那部字典。雅各至一八四八年，威廉至一八五二年，也在大学教书，雅

各教授古代法律，神话和文法，威廉教授中古高德语诗歌，尤其是《谷德论诗》和哈特曼的《厄勒克》。他们的主要工作，就在这安静的学者书斋中发展。雅各的《德语史》和威廉的《夫赖丹克的附录》，可以说是他们工作的结果。

一八四六年，法兰克福举行第一次日耳曼学者会议，雅各因为路易·乌兰的提议，和会场里热烈的赞成，被举为第一个主席，次年在律伯克开会，也是他的主席。他在许多论文和宣言里，赞成什列斯威·好斯敦的独立。又当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国会开会的时候，他被鲁尔河畔睦尔海木地方选为国会议员，他很少出头，他对于党派会议根本都不要管。当一切政治希望可怜地失败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原来的守旧思想，越发左倾。他在一八五八年写道：“只有强力能使国家有进步。我愈老，我的思想愈民主化。假若我又到议会，我要多赞成乌兰和勾忒尔。”

格氏兄弟为科学研究会会员，开会的时候很少缺席，他们在学会报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。雅各于一八四三年旅行到意大利，一八四四年到斯干的那维亚；他把在这两国所得的印象，做了一个有趣味的报告给学会。一八五九年他在这里席勒尔纪念会演说词中，把歌德和席勒尔加以精细而锐敏的比较，同年又作《论高寿》的有名演说，一八六〇年又在他弟弟纪念会上演说。他道：“在慢慢消逝的大学时代，两张桌子和两张床放在一间房里，离开大学以后，总还是放两张桌子在一个房间里，最后是两个房间相连，我们总是同住，毫无齟齬，隔膜，财产共有，至书籍除少数各个时常常用的系购两部外，也都是公用。就是我们最后的床，大约也是